

小记曹家浜村沪剧之家

诸钟棣

柳港镇曹家浜村有一户远近闻名的沪剧之家:户主是今年75岁的吴水云老先生,是当今柳港地区的主胡琴师;妻子陆亚芳是当年闻名沪上的沪剧《开河之前》剧中人物芳芳的权威扮演者;他们的大儿子吴争光深受家教启蒙,后来成长为国家一级演员、上海沪剧院青年团团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五公社是闻名沪上的“小戏之乡”,当年的农民文艺业余爱好者及后来的传承者们都是因爱好而相互影响、自学成才的。

曹家浜村上曾有一个名叫唐志成的老人,他有一把二胡,虽然十分破旧,但他敝帚自珍,天天拉着他自我陶醉的曲子。年幼的吴水云觉得很好奇,这结构简陋的玩意儿居然能拉出动听的声音来。于是一听到琴声就奔去,凑到他跟前,看那胡琴是如何发出声音来的,看他一手拉弓、一手按弦很显得得意入情的样子。就这样,那颗音乐种子竟无意间播撒在他心间。后来上学了,看到李德时老师会拉搁在下巴下的小提琴,更觉好奇。终于有一天,他用积攒了很长时间的3元钱也买来了一把胡琴。那是属于自己的可以随意摆弄的二胡!那年他15岁,开始自学拉胡琴,而且是从学拉大家热爱的《国歌》曲谱开始的。1968年,他

进了胜利大队(今曹家浜村的前身)文艺宣传队,后来公社文艺会演中被老一辈琴师陈海余、王达全等看中,他被选进公社文工团。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参与了《红灯记》《秋海棠》《童府血泪》《开河之前》等一百多部大小沪剧节目的二胡伴奏工作。在代际更迭、大浪淘沙中,他26岁那年开始被历史推上了主胡的席位。直至花甲后,他还活跃在校园二胡兴趣班里,活跃在镇内各个沪剧演唱会上……

小他一岁的妻子陆亚芳,自幼喜欢舞台人物,还咿咿呀呀地学唱沪剧。少女时代就腼腆却勇敢地跨进了新中大队(今兴旺村的前身)文艺宣传队门槛。那年,公社业余文工团排演的沪剧小戏《开河之前》被市群艺馆看中了,在重新打造剧本、物色舞台角色过程中,陆亚芳因其身材造型、性格特点、嗓音天赋和表演功底等诸因素,被市群艺馆负责人殷功普亲自面试,最后选定为剧中人物芳芳的扮演者。从此,由于生活中的亚芳和剧中的芳芳的天然匹配,陆亚芳成功塑造了芳芳的动人舞台形象,从1973年开始始终成为广大观众好评的偶像之一。

舞台上的亚芳在表演、乐池中的水云在伴奏,这一拉一唱的高度默契,其间能有多少观众知晓?共同的沪剧业余爱好让他们

在生活中也走到了一起,喜结连理,于是,在新五业余文工团中又增添了一对夫妻从艺好搭档。

是业余沪剧舞台让他们相识、相知,是日积月累的业余文艺演出活动让他们相亲、相爱,是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和相互支撑让他们创建了引以自豪的艺术成就。可惜的是去年妻子陆亚芳因病永远离他而去了,令人扼腕。那天,笔者造访他时,一谈到她,老人还不禁泪流满脸,泣不能言……

大儿子吴争光在父母的影响下,从小也喜欢上了沪剧。跟父亲学拉二胡,跟母亲学唱沪剧,还在小学读书时就开始显山露水了,其二胡在当年县少年宫组织的一次比赛中荣获三等奖,在公社组织的一次沪剧演唱大奖赛中,他演唱了《璇子》中一段,荣获二等奖。在小学毕业那年,他连闯三关,赢得了邵滨生、赵春芳、丁是娥、杨飞飞、解洪元、石筱英等沪剧名家们的面试考核,从此进入了当年的上海戏曲学校(今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成了“科班出身”,跨越了父辈们因爱好而自学的民间文艺原生态成长的局限,成为了非业余的上海沪剧界的担纲人物。

他们一家是当年新五“小戏之乡”夫妻档、兄弟档、姐弟档、父女档的一个缩影,是当今柳港镇业余沪剧爱好者的杰出代表。

《冬至》

周师增

冬至是中国农历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节气。据文献记载,五六千年前的良渚祭坛,观察冬至日是人类文明史早期极为重要的事情。调时定时这是一切生物的本能,更是人类的本领。人类测定时间,除了月亮、星星,最重要的就是测量太阳和地球、与人身的关系。古人的解释是,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是冬至。科学的解释是,太阳运行至黄经270度,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又称为冬至线),阳光对北半球最倾斜,对北半球的居民来说,冬至日是全年正午太阳高度最低的一天,又是北半球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这一天在中国的先民心中,被称为“至日”。先民曾经以冬至为年年岁岁的结束或开始的节点。如果把太阳称作神圣,这几天即是太阳重生的圣诞时刻。巧合的是,12月25日是波斯太阳神(即光明之神)密特拉的诞辰,罗马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的生日也是12月25日。这一天又是罗马历书的冬至节。历史学家们在罗马基督徒习用的日历中发现公元354年12月25日页内记录着:“基督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人们便以此纪念基督耶稣的诞辰,是谓圣诞。

史料记载,我们中国的殷周时期,规定冬至前一天为岁终之日,冬至相当于春节,周代以冬十一月为正月,以冬至为岁首过新年。后来苗族的历法则把冬至当作新年。直到今天,我们汉族人也还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年轻时一到冬至,听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富人冬至夜,穷人冻一夜。”没错,从前那些靠讨饭过日子的穷苦人,天天在饿着冻着呢。

汉武帝时太初改历,实行夏历,才将岁末推后到12月,祭祀仪式才与冬至相分开。但将冬至始终排在二十四节气的首位而称之为“亚岁”。《汉书》中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过了冬至日,白昼一天比一天长,阳气回升,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冬至是吉日应该庆贺。《晋书》记载:“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其仪式仅亚于正旦。”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日处于岁末,是历法推算的重要观测点,皇帝向文武百官颁发或馈赠历书也就在此日进行。汉代以冬至为“冬节”,官府要举行祝贺仪式称为“贺冬”,例行放假,官场流行互贺的“拜冬”习俗。后民间便将冬至为“亚岁”,小辈要向父母长辈拜节。唐宋时更将冬至与岁首并重。除祭祖、跪拜父母长辈之外,读书人还是要祭祀先师孔子,挂上孔子像或设孔子排位。

冬至日太阳高度最低,日照时间最短,中国人自冬至起开始数九,每九天为一个“九”。叫作“连冬起九”。标志着最冷的冬天来临。天文学上把“冬至”定为北半球冬季的开始。“三九”前后属最冷时段,有“冷在三九”之说。梁代的《荆楚岁时记》写道:“俗用冬至日数及九九八十一日,为寒尽。”“九尽桃花开”,天就暖和了。在中华文化里,九为极数,属最大最多最长久之概念。

此外,冬至是养生的大好时段,“气始于冬至”。饮食宜多样,谷、果、肉、蔬、合理搭配,宜选益气补阳、温肾健脾、补钙、调理气血等食料。老年人宜早睡晚起,多晒太阳,对身体非常有益。

六月的一天,女儿在微信聊天时说,她和马克想在九月底一起回家。这是他们成婚后的第一次回家。马克是我们的洋女婿,一位意大利的小伙子。家长在满心欢喜之余认真地对我说:这是我们家的第一次主场外事活动,务必成功、精彩、难忘。洋女婿回家后,我们朝夕相处半个月,期间的一些情形场景也很有意思,现记录四个片段,与诸君分飨。

女儿宣布回家的计划之后,我被家长多次约谈、交流会商。清楚地记得,2021年9月29日那天,我们到达马克家时已是夜幕降临。陌生的国度、陌生的小镇、陌生的灯光都令我们有点拘谨。马克的父母在家门口热情迎接,并让我们入座喝茶。就在此时,我抬头看见了摆放在正柜子里女儿的照片,一种特别的亲切感瞬间填满我的心房,刚才的那种心理距离也转瞬即逝了。对这一幕,我们夫妻俩的记忆都特别深刻,第一次如此这般地感受到了照片所蕴涵的力量。对,我们也要把这样的感知与体验传递给马克。于是,我们精心挑选了女儿女婿结婚时的几张照片,送至王凯照相给予装裱,并连同原先的三人全家福、女儿幼年国画习作作了整体布置,家里的艺术氛围随之也浓郁了好多,后来的效果也确实很不错。

感悟:己所欲,亦给人。由此及彼方能

感同身受。照片、图画虽都无声,却能传递出超越许多有声的力量。

马克搭乘的航班抵达浦东机场的计划时间是凌晨三点,实际因故延时至五点。我陪女儿一起去接机。飞机安全着陆的信息滚动播出后,女儿与远在意大利的婆婆进行了视频通话。通过女儿的翻译,我也与亲家聊了几句:马克第一次来中国,我们会照顾

洋女婿回家了

袁松

好的,请你们放心吧。亲家在感谢的同时着重说:辛苦你了,起得这么早,还在接机。意大利与我们有着六小时的时差,他们那里已是晚上十一点。女儿说,通常情况下,马克的父母早已进入梦乡了。今天这么晚了,还在牵肠挂肚着。在西安古城墙上,女儿女婿和我们骑着单车绕一圈,历时2个小时20分钟,很轻松、很愉悦,一点都不感到累。

感悟:父母对子女的爱是相同相通的,可以超越时空、种族、肤色、宗教等。正是父母的那种牵肠挂肚、倾情付出才让儿女们倍感温暖、幸福与力量。天伦之乐亦然。

马克的这次假期只有半个月,逗留松江的时间不足三天。期间,女儿女婿挤出时间,专程前往公墓祭扫已故的爷爷、外

婆。他们的这一举动深深地触动了我们的心弦。我就此悄悄地询问女儿。女儿说,意大利也有类似的做法。我听闻之后,沉思良久。

感悟:家庭、家族都不是虚幻而空洞的概念,而是维系血脉、联结人际、超越时空的真实纽带。要是脱离了这样的纽带,传承也将变得虚无缥缈。

围绕着女儿女婿的回家,我与女儿在线上有过多次深入的交流。我对女儿这样说过,这次你和马克回家,你老妈和我都将听从你的安排,“跟着走、不掉队”就是了。与你们在一起时,我们是要不断地退隐了。你要慢慢地习惯于“安排我们”;我们要慢慢地习惯于“被你安排”。这对于彼此而言都是一种快乐与幸福。9月29日是今年的中秋节。根据女儿的安排,我们先去市中心的照相馆拍摄四人全家福,之后赶往外滩坐船夜游黄浦江。全家福、赏月似乎都是东方的传统元素,但经过女儿这样的安排,瞬间又有了西方的浪漫与温情。对这个中秋节,我们夫妻俩的记忆是美好而深刻的。

感悟:多元文化的交汇、交融可绽放新的魅力。儿女幼年时,是父母携领儿女前行成长、进步超越;父母年老时,是儿女扶助父母增长见识、益智延年。父母与儿女其实就是一对强弱互换着的角色关系。

2023年12月17日,大弟上午9时多去护理院看望母亲,并拍了一个视频发在兄弟姐妹群里,说:“阿姨说早上七点妈妈自己把胃管拔掉了,护士重新插后,有点咳嗽。”中午13点43分,小弟在群里发信:“哥哥姐姐们,妈妈走了”。

这真是晴天霹雳,早上大弟去看妈妈,妈妈尚无大碍。中午刚过饭点,小弟就发微信打电话,说妈妈走了。妈妈在护理院自从摔跤后,生活得太苦了。去与天堂的父亲团聚吧。父亲与母亲分别30多年,母亲想念父亲了。

母亲的一生很辛苦,1925年12月在南京出生时,家里贫困,5岁时,被送给在上海浦东的姨妈,姨妈在母亲10岁时又收养了一个男孩后,对母亲要求严格,做缝补生活做家务事多要母亲来做。1937年日寇侵略上海,轰炸浦东,母亲经历了与百姓一起逃难的日子。因养母不爱母亲,母亲17岁时

告别母亲

张人健

曾自己一人逃往南京父母家,但仍被养母追到南京带回去。好在40年代,有亲戚阿姨向母亲介绍了父亲。父亲虽然家在柳港,母亲仍愿意嫁给父亲,到柳港来生活。

父亲很爱母亲,父亲挑起了挣钱的担子。在区内各校教书,自从有了孩子,母亲独自照看着孩子。父亲每周六学校放假回来,帮母亲一起做家务,与母亲一起操劳。子女们在母亲身边长大,深切地感受到母亲的不易。父亲在外,母亲白天在柳港缝纫社上班,下班后回家弄饭菜,操持家务,晚上还要踩着缝纫机为子女们的衣着缝缝补补,母亲早就戴上了眼镜。邻居都称母亲为“眼镜阿姨、眼镜阿婆”,后来成了眼镜阿婆。

母亲辛劳一生,从不与人争吵,对我们

子女也是和蔼可亲,从不训斥。她常教导我们:“人生之路,都要自己去走。有困难自己去克服”。子女们也很争气,3个儿子三个儿孙都成为了光荣的共产党员,为父母争了光。

遗憾的是父亲走得太早了。1991年8月29日,父亲因病告别了母亲,留下母亲一人生活。虽然去过子女家里住,但是总感不便,但一人在家,子女们也不放心,所以2016年2月,兄弟姐妹们商量后,决定把母亲送进护理院。1945年5月,20岁母亲来到柳港,到2016年2月去护理院,母亲在柳港整整生活了70多个年头,真的不容易。

再见了,妈妈!与天堂里的父亲去团聚吧。永别了,妈妈!你永远活在我们儿女们的心中。我们永远怀念你,妈妈,是我们儿女心中永远的乡愁。



打开“随申办”APP,关注“柳港旗舰店”,在住院理赔、医保结算单等均已上线